

將軍外長吳鐵城

王成聖

馳馬試劍媲美周郎

自民國以降，吳鐵城內佐機衡，外膺疆寄，一生功業昭垂，國人皆尊稱鐵老而不名。二十三歲發動九江起義，力說滿清長江艦隊反正，辛亥革命，賴以成功。比當年周公瑾柴桑口（今之九江）拜督，大破曹兵八十三萬，同在長江水陸要衝之地，馳馬試劍，扭轉乾坤，功勞大了不知若干倍，年齡却小了一十二歲之多，誠足以先後映輝。四十二三歲之間，更奔走東北，縱橫俾闔，宣達中樞意旨，促使東三省地方當局擁護中央，鞏固統一。即此兩端，便足以使他名耀史冊，永垂不朽了。

在國民黨的諸元老之中，吳鐵城要算是很特出的人物，他參加中國同盟會，係在民前四年，由故國府主席林森之介，而在九江加盟，當時他還是年方十九歲的翩翩濁世佳公子。吳鐵城和林森的訂交，頗有些兒傳奇意味，吳鐵城嘗說：

「古人云：『益者三友』他（指林森）是我的益友，是我一位平生風義兼師友的知己。我的思想，及我以後的一點事業，都受着他當時切磋啓發的益處。」

當年，吳鐵城美豐姿，擅詞令，尚在九江教會所辦的同文書院讀書，每年暑假，都到廬山避暑。有一

年夏天，他在牯嶺漫步，遇見了一位紫膛臉，雙目靈秀兼孕英氣的異人，短褐短袖，五綵長鬚，在樸素的衣着中益顯氣宇軒昂，卓犖不羣。吳鐵城當下心中怦動，認為這位異人「別緻得很」，便自動上前攀談，結識了這位蘊藏熱烈革命思想的志士。時年四十二歲的林子超——福建閩侯林森。民國成立後，曾由參議院議長而國民政府主席，三十一年病逝重慶。

吳鐵城籍隸廣東香山（中山縣）平湖鄉，世代耕讀傳家，到他的父親吳玉田，方始離鄉背井遷改了行。吳玉田被一位殷商邀往九江担任司賬，數年後他自己開設了一家頗具規模的洋貨店，由於勤勞節儉，經營得法，浸假而成著名的字號。吳玉田有了錢，便報效一筆銀兩，捐了個五品同知，漸次成為九江油商領袖，當選九江商會協理。吳鐵城的母親也是中山縣人，知書達禮，教子義方。所以吳鐵城幼年時期家境優裕，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，可循性之所趨充份發展。據說，他小時候相當頑皮，而且任性好動，凡事都有自己的主張。平時登山爬樹，嬉遊乃至打架，樣樣都來。七歲啓蒙後，讀書要讀他愛讀的書，習字也要學他喜歡的字體。被溺愛嬌縱的富家子弟，至少得到了一樣好處：富於自由思想。

從幼年到少年，吳鐵城所接受的是中西合璧式教育。七至十四歲唸私塾，十四至十七歲從名儒徐庭蘭攻讀國學，十七歲至十九歲隨留美同鄉鄭雍鵬習英文。十九歲進入美以美會創辦的九江同文書院，研習的課程包括社會學科、自然科學、軍事體操與球類運動。畢業後吳鐵城有意赴日深造，他的父親答應了。唯一的條件是先成親再遠行。吳鐵城的婚姻也是新舊參半的，由他父母選定了一位九江輪船公司馬姓經理的

女公子，合過八字並無沖尅，再由馬府送一張玉照過來，吳鐵城認爲很滿意，便在民前二年行舊式婚禮。一年後，辛亥十月初，吳鐵城和林森商量後，決定參加九江商會代表赴日觀光團，以代表身份到日本留學。然而，他剛到上海，便接到同志請他速回領導起義的電報。吳鐵城立即匆匆折返，十月二十三日九江光復，吳鐵城被推舉爲總參議官，主持與軍事有關的民政、外交事務。

在九江奔走革命，前後歷時五年。林森、吳鐵城一心一德，攜手合作，培植起長江腹心之地——九江一隅的革命花朵。他們起先創設潯陽閱書報社，利用徵集社員的方式，吸收革命同志。吳鐵城是九江富紳之子，少年高才，交際手腕靈活，交游範圍遍及軍政商學各界，乃至幫會中人。因此九江革命志士也就遍佈社會各階層。吳鐵城犖犖有大志，爲了減少起義時的阻力，他和清軍五十三標標統（團長）馬毓寶、九江知府葉道繩、砲台司令徐世法，警察所所長李先曾，都建立了很好的交情。

翩翩少年開國元勳

林森、吳鐵城把革命工作做得有聲有色，多姿多采。他們用商團的名義成立軍事訓練班，培養軍事幹部，由吳鐵城就地取才，聘到一批五十標的新軍軍官担任教練。林森、吳鐵城、俞仙根、何瑞昌等革命同志爲示倡導，率先加入受訓。所以吳鐵城有文武全才之譽，往後外國人士大都尊稱他爲吳將軍，除了他曾在廣州統率師干，任過師長、司令、警察廳長，他也還受過六個月的軍事教育。

很少有人知道吳鐵城正式受過軍訓，更令人驚異的是他尤曾爲我國戲劇界的老前輩。吳鐵城曾經粉墨登場演過戲，而故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居然也寫過劇本，堪稱現代話劇編劇的祖師爺，劇名就叫做「潯陽江頭」，那是一齣話劇，爲籌募救濟慈善基金而演出，吳鐵城是重要演員之一。

辦軍訓、演話劇之外，吳鐵城又曾主辦過甘棠湖賽船、胭脂山賽菊，都是清末九江轟動遐邇的盛會。而吳鐵城他們舉辦類此盛會却是具有多元性目的底：一以啓迪民智，一以改革風氣，而最大目標則仍在於多方吸收社會各階層的有志、有爲之士，使他們成爲革命運動的中堅。

辛亥十月十日武昌起義，吳鐵城發電後迅即從上海趕回九江，他首先找到林森，雙方交換意見以後，一致決定應該立即趁機舉事，響應武漢，當時吳鐵城自告奮勇，他願以一星期的時間聯絡各方，一星期後高揭義旗，一戰成功。那一年吳鐵城二十三歲，豪氣干雲，熱情澎湃，冒着生命的危險入虎穴索虎子，居然被他說服了馬毓寶和馬的三員管帶（營長），一名隊官（連長），范福增、黃煥章、何文斌、劉世均，還有砲台司令徐世法、統領戈克安。與此同時，其他的同志也聯絡好了軍警各界與民衆團體、商學各界人士。因此，九江光復之役可謂順利已極。農曆九月初二（十月二十三日），九江岳師門外的金雞坡砲台連放三聲號砲，三營一隊各發步槍一排，把九江城裏的兩名旗人官員：九江道保恆，和知府璞良吓得攜眷急逃，於是革命同志率領新軍官整隊進入道台衙門與知府衙門，兵不血刃，鄰閭不驚，而長江重鎮九江宣告光復。

光復後的九江城裏，以林森、吳鐵城爲首的革命同志功成不居，推馬毓寶爲都督，徐世法爲砲台總司令，戈克安副之，蔣合羊（羣）爲參謀長，吳鐵城爲總參謀官。民政部長原推林森，可是林森猶在從事同盟會的祕密工作，他請當地士紳羅大佐以副部長兼代，財政部長則由另一位開明士紳舒先庚担任。

當清軍大舉南下，武漢三鎮發生激戰，漢口漢陽相繼失陷，大革命的情勢一變而爲黯淡。馬毓寶一系的新軍軍官難免有點首鼠兩端，動搖恐惶。尤其馬毓寶鴉片烟癮奇大，生性懦弱優柔。林森、吳鐵城唯恐他們一打退堂鼓，九江光復可能化爲泡影。於是又由吳鐵城邀集衆人，由他演說局勢，大聲疾呼：

「清廷失盡人心，民國建立係應大勢之所趨。我們義無返顧，決不容許產生患得患失的心理！」
再加上林森等其他同志高聲附和，一致響應，遂而掀起一個羣情激昂的高潮，乘人人義形於色之際，熱血沸騰的吳鐵城機智而適時的又作建議：

「如今我們已經是中華民國的官員了，爲了表示信念與決心，腦後還留着豚尾巴的，就該馬上把辮子剪掉！」

斯語一出，在場的革命同志掌聲雷動，一致贊成。馬毓寶等面面相覷，百般無奈。祇好任人將腦後的一根辮子剪了。剪掉辮子以後，騎牆派便成了過牆卒子，唯有一力向前，再也回不了頭。

林森、吳鐵城開府九江，盱衡全局，麾下可用的部隊除了投誠的五十三標一個團，還有兵源不虞匱乏的商團隊伍。當時武漢在清軍巨大壓力之下岌岌可危，上海、南京義師尚未發動，大革命的前途着實不容

樂觀。林吳便決定背城借一，以攻爲守。準備出兵攻取南昌與安慶，免使九江陷於孤立。

龍潭虎穴說降清艦

正在聚議調集人馬，北取安慶，南略南昌。皖贛邊界的馬當口，突然傳來驚人警報：清軍長江艦隊開到馬當，艦隊司令薩鎮冰麾下海籌、海容、海琛、江貞四艦，湖鴈、湖鶚兩魚雷艇。這六艘艦艇面對馬當要塞一字排開，擺成一字長蛇陣，消息迅即傳到九江，於是市民奔相走告，草木皆兵。都認爲六艦艇來攻，九江市區迅將化爲灰燼，大禍臨頭，一城震動。江邊和街頭人潮洶湧，一片大亂。便在這危疑震撼，千鈞一髮之際，馬毓寶束手無策，九江軍政府各首要相顧失色。唯有林森、吳鐵城以大局爲重，挺身而出，表示自願分赴各艦艇訪問，說服海軍官兵，投効革命陣營。

林吳兩位革命健者，想憑三寸不爛之舌，化干戈爲玉帛，他們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值得大書特書。雖千萬人吾往矣，必須抱定拚却一死，挽救大局的決心。當林森、吳鐵城搭乘一艘小汽艇，即將駛向海軍艦隊，九江十餘萬軍民竟沒有人敢於冒死相從。只有一位乍自福建前來投効的閩籍副官龔永，他激於義憤，自願爲林吳二人的隨員，壯一壯他們的聲勢。於是，數以萬千計的九江軍民在江岸相送，吳鐵城、林森、龔永登上汽艇，駛向任何人無法測知的命運。

小汽艇在向最大的一艘軍艦，亦即薩鎮冰司令的旗艦海籌號，鼓輪疾駛，每一分鐘都有危機，只要任

何一艘艦艇發出一砲或者是一枚魚雷，三勇士不但勢將葬身魚腹，而且，大革命的曙光尤將一舉熄滅。

然而，勇者無敵，吳鐵城、林森的慷慨壯烈之舉，激起了海軍官兵由衷的欽敬。小汽艇駛向海籌艦，海籌艦長黃鍾瑛爲他們的勇氣與誠意深受感動，下令官兵升旗吹號，表示歡迎。

三人行，從容登艦，黃鍾瑛親率官兵列隊迎迓。這不僅是吳鐵城、林森最感榮耀的時刻，而且，中華民國的存亡絕續，也在這一剎那決定。當時吳、林還禮如儀，和黃鍾瑛等握手寒暄。他們被迎入艦長室裏，黃鍾瑛真誠坦白的和他們進行談判。

黃鍾瑛毫無保留的告訴九江軍政府的兩位代表，長江艦隊誠然也有若干官兵決意參加革命。可是長江艦隊在武昌起義之初，曾經奉命開砲轟擊過岸上的民軍，因而使他們心懷內愧，不敢向武漢民軍洽降。武昌軍政府都督黎元洪是薩鎮冰的學生，他曾致書乃師，請他率領艦隊起義歸順。偏偏薩鎮冰一時拿不定主張，他只好把艦隊交給資深艦長黃鍾瑛，請黃鍾瑛和全艦隊官兵自行決定動向。是時恰值九江光復，吳、林下令嚴密封鎖江面，使清廷對長江艦隊的接濟全部中斷。長江艦隊栖栖皇皇，徘徊於武漢與九江之間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及至吳鐵城、林森以九江軍政府首要的身份到訪，黃鍾瑛和他麾下的官兵就此下定決心，齊同一致投向革命陣營了。

這一個收穫實在是太大了，長江艦隊的向背，足以決定新成立的中華民國的命運。吳鐵城、林森大喜過望，他們立即邀請長江艦隊自黃鍾瑛以降的軍官數十人，同赴九江參加歡宴。

當晚，由九江軍政府作東，在九江商會盛宴款待海軍軍官。席間，軍政府人員與海軍軍官逸興盡飛，賓主盡歡。吃喝得正高興，陡然又有禍事來臨。一名海軍將校氣急敗壞的奔來報告：「九江砲台派遣槍兵分登各艦，將四艦二艇的砲門全部卸走。」

二十四歲出長外交

黃鍾瑛和他的部下軍官登時怫然變色。他們嚴詞指九江軍政府缺乏誠意，對他們一面故示籠絡羈縻，一面使用陰謀詭計，分明是在以他們為敵。因為，海軍慣例，卸下砲門便等於是宣告稱降，那將是他們的奇恥大辱。當下，黃鍾瑛和他的部下怒不可抑，紛紛起立準備離去。同志聯歡變成了劍拔弩張的鴻門宴，閱牆之爭一觸即發，會場氣氛緊張萬分。這真是九江當年最嚴重的時刻，席上政府諸要人全都嚇慌了手脚，不知如何扭轉這一個爆炸性的場面。又是吳鐵城挺身而出，極力勸促海軍軍官保持冷靜，他負責立即查明事實真象，然後再作公平的處置。海軍軍官再一度被他的真誠所感動，爆炸性的場面緩和了下來。吳鐵城劍及履及，用最快的速度查出來了，強繳砲門是砲台副司令戈克安下的命令，戈克安本來也是海軍出身，曾被海軍方面免職，他一直都懷恨在心。這一回，有機可乘，他竟私自決定給海軍長江艦隊一次難堪，繳下他們的砲門，有以發洩他的宿怨和積忿。然而就為他這以私害公的狂妄大膽舉措，險些貽誤了大局。真相大白，戈克安也受到了應得的處分。一場軒然大波，方告風平浪靜。海軍官兵和九江軍政府人員，又



任後，子巨命革的義起西江在時同城鐵吳、森林與
。軍將鈞烈李的督都西江

復重歸和好，合作無間。

光復九江一役，還有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，那便是在次第反正的全國十八行省之中，唯有九江一省採用孫中山先生所制定的青天白日旗。是日，吳鐵城、林森一到海籌艦上，長江艦隊各艦艇的滿清龍旗就全部扯下來了。只是一時之間，還找不到那麼些青天白日國旗來懸掛。吳鐵城對於這一件小事也非常之注意，他派出人去，發動軍民星夜趕製青天白日旗。第二天中午，國旗趕製完竣，吳鐵城便邀同林森和蔣君羊親自送到艦上。因此，中國海軍之懸掛青天白日旗，乃自長江艦隊始，這以後，青天白日便成為海軍的軍旗了，吳鐵城、林森、龔永陪同黃鍾瑛等離開海籌艦同赴九江的時候，黃鍾瑛曾下令鳴砲十七響歡送。這又締造了一次歷史紀錄，中華民國第一次禮砲，是為吳鐵城、林森、龔永而鳴的。

九江底定，作大革命初期中流之砥柱。四方英豪相率來投，九江軍政府乃舉行了一次羣英畢集的軍事會議，革命巨子李烈鈞、蔣作賓一體出席。軍事會議由馬毓寶主持，議決分三路進兵，由李烈鈞率兩支隊及部份艦艇攻安慶，蔣君羊帶一支隊取南昌，湯鄉銘率領其餘艦艇西上援鄂。然而，當蔣君羊率部進抵距離南昌十里的王家渡，欣然獲悉南昌已於前一日宣告光復，由滿清新軍二十七混成協協統（混成旅長）吳介璋出任都督。其後吳介璋急於求去，方由馬毓寶入南昌，繼任贛督一職，南昌正式設立都督府，江西全省乃告統一。

援鄂一路，則由南昌都督府派都統馮嗣鴻進兵鄂邊，與湯鄉銘所率的海軍艦艇兩路馳援，卒使武昌孤

城轉危爲安。李烈鈞的援皖一路順利進入安慶，新任安徽都督王天培兵微將寡，勢孤力單，自願奉讓安徽都督一席。自此，皖督即以李烈鈞代理。其後孫毓筠繼任，李烈鈞始轉任江西都督，以迄湖口起義，癸丑二次革命失敗後爲止。自民國二年袁世凱派北洋軍大舉南下，到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前，江西一省讓北洋軍閥盤踞了二十三年，那是江西的一段大黑暗時期。

光復九江是吳鐵城嶄露頭角的第一功，令人訝異的是他當年祇二十三歲。以二十三歲的一位青年，出生入死，統籌全局，成竹在胸，指揮若定，由而可想他的胸襟磅礴，意志堅強，論肆應各方之才，鮮少有人可以企及，因此他在九江軍政府曾迭任參謀次長、外交部長。總統府資政張羣（岳軍）即曾說過：

「像他這種和易豁達，包羅萬象的氣度，正是治國辦黨的基本條件。僅在這一點上，就自愧趕不上他。我的喜歡與他往還，並不全在志同道合，也實在存着一種見賢思齊的嚮慕之情，不時掀振在心的深處呵！」（見吳鐵城先生紀念集）

同時，另一位黨國元老，現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副會長陳立夫又說：

「吳鐵城先生在國民黨第二代中，應該是接觸人物最多，交游範圍最廣的一位。」

中山先生器重慰勉

吳鐵城初次謁見孫中山先生，係在辛亥革命成功，中山先生返抵國門之日。當時吳氏係以江西軍政府

駐滬代表身份，常駐上海。和陳英士、宋教仁、馬君武、譚人鳳、居正、黃興諸氏相處甚歡。他是十七省代表迎孫行列中之一員，見是見到了這位偉大睿智的中國革命之父，只是未及接談。其後中山先生赴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，未幾李烈鈞回江西，倡呼贛人治贛，贛督馬毓寶因而不安於位，可是他仍企圖戀棧。遂使江西一省暗潮洶湧，內訌頗烈，大有兄弟鬩牆，同室操戈之虞。馬毓寶亟欲引吳鐵城自重，他和蔣君羊函電交馳，籲請吳鐵城回南昌，吳鐵城乃自上海晉京，請謁中山先生。中山先生初次接見十七省代表之中最年輕的一位，和他促膝長談，詳詢江西起義經過，光復歷程，再詢及吳鐵城的個人種切。當中山先生聆悉吳鐵城是他的小同鄉，正是香山青年才俊。中山先生非常高興，他曾歡慰的說：吳鐵城以一位廣東青年而爲江西光復之前驅，一省之代表，實在是太難得了。那日，中山先生欣然色喜之餘，曾對吳鐵城慰勉有加，揄揚備至。這是吳鐵城矢志追隨中山先生之始。

吳鐵城回到南昌，馬毓寶以爲後台撐腰者到了，滿心希冀借重他的大力，保住江西都督的寶座。可是，吳鐵城大公無私，在他心目之中，祇知李烈鈞的聲望與才幹，決非馬毓寶所可比擬。因此他反倒聯合蔣君羊，婉言勸促馬毓寶讓賢。這一着不是馬毓寶始料所可及，馬毓寶大爲狼狽，只好把江西都督一席讓給了李烈鈞。由吳鐵城奉陪，從南昌到南京晉謁臨時大總統，請中山先生面致嘉勉，有以酬庸馬毓寶的發難之功。

民國元年四月，另一位中山縣的要人唐紹儀，正僕僕風塵於南北之間，籌組袁世凱繼任臨時總統後的

第一屆內閣。吳鐵城和時任稽勛局長的馮自由，應邀偕同唐氏北上，這是吳鐵城的首次北國之旅。他在北平一住數月，暢遊名勝，度過一段輕鬆愉快的時光。不久中山先生偕黃興、陳其美應袁世凱之邀北上會商大計，吳鐵城就此担任中山先生的隨員，他曾陪同中山先生訪問太原。嗣後中山先生一行南下，吳鐵城奉命留在北平。元年十月，他和林森由北平國民黨總部推選，出席武昌第一次國慶典禮，又見到了開國四偉人之一的黎元洪。事畢抵滬轉粵，作生平首度故鄉之遊。再度折回上海時，又曾在上海北站親眼目擊宋教仁遇刺。嗣後吳鐵城又奉中山先生之命，到北平國會負責策劃黨團發揮作用，充份展示了他的組織長才與交際手腕。但也正因為他的活動能力太強，引起袁世凱的嫉視，派人加以監視。當時癸丑二次革命已有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之勢。吳鐵城在北平的處境愈形險惡，他很機警的托詞溜到天津，再搭乘日輪逃離虎口，重抵上海。

二次革命的湖口之役，正是吳鐵城、居正啣中山先生之命，趕赴南昌方始發動的。那時候李烈鈞已經接獲袁世凱所下的免職命，決定交卸以後，次日便將乘日本淺水艦返滬。吳鐵城、居正力促李氏舉義，李烈鈞猶在遲疑，他說：

「免職以後起兵反袁，外人將以爲我戀棧職位，那豈不是名不正而言不順嗎？」

當時李烈鈞堅持先回上海謁見中山先生，他派他的一位師長劉世均與吳鐵城、居正商洽。就因爲這一耽擱，使李烈鈞從上海回到湖口再發難時，袁世凱北洋軍南下前鋒李純所部，業已直拊九江沙河鎮。李部

主力林虎一戰而潰，影響所及，癸丑二次革命終告失敗。

美國法庭痛斥老袁

二次革命失敗後，袁世凱懸賞兩萬大洋通緝吳鐵城，吳鐵城不得不開始了他的逃亡生涯。他從上海東渡日本，曾經特地遶道台灣，在基隆停泊一夜，到淪日已十七八年的台北一遊，對於日人的日化台灣頗有怵目驚心之感。然後他到神戶、東京，參加中山先生創辦的中華革命黨，請人用英語教日文，同時進入明治大學就讀。民國三年冬，中山先生派吳鐵城赴美國檀香山，出任自由新報總主筆。吳鐵城奉命後毅然中輟學業，啓程赴美。利用他的一支健筆，對袁世凱的叛國毀法，痛加撻伐。由而引起了一場筆墨官司，讓袁世凱鬧了一個大笑話。

原來，在吳鐵城親自執筆的一篇社論中，對袁世凱用上了「口誅筆伐」一句成語。袁世凱對吳鐵城啾恨頗深，便指使袁黨駐美外交官，延聘律師，代袁世凱控訴吳鐵城爲「無政府黨員」，「教唆殺人」。中國臨時大總統袁世凱身爲原告，請律師和吳鐵城對簿公庭，這一場訴訟自難免要轟動一時了。開庭之日，旁聽席上座爲之滿，但見吳鐵城不慌不忙，用一口流利的英語，從容答辯說：

「在中文裏，口誅筆伐是利用口舌筆墨爲利器，作輿論上的指責，誅從言，可證其非爲刀槍之類。至於原告誣指本人爲無政府黨，實則恰好相反，本人是孫逸仙博士所領導的中華革命黨黨員。世人皆知，孫

博士是推翻中國帝制，建立民主共和的政黨領袖，是他一手締造了中華民國，本案之所以涉訟，那是因為袁世凱破壞憲法，戕害革命黨人，從而提出的莫須有之指控！」

一席話，義正詞嚴，說得原告律師啞口無言，吳鐵城卒告勝訴。袁世凱則無端與訟自取其辱。在彼邦美國，一時成爲笑談。

吳鐵城在美國一住三年多，民國七年，方始返國，到廣州參加中山先生所發起的護法運動，擔任廣州軍政府參軍，專負聯絡各方之責。所以，他曾偕朱執信、古應芬、暨孫科，叩命赴港籌設機關，策動各地軍隊及民團，響應粵軍自閩回粵。吳鐵城等迅速編組成軍後，中山先生即派朱執信爲討賊總指揮。不久，朱執信殉難虎門，中山先生便改以吳鐵城繼任。是爲吳鐵城初次膺任軍職，沒當過排連長，一出馬就是總指揮了。

討賊軍的總指揮部設在香山縣，吳鐵城率部首次出擊，兵出虎門，以秋風掃落葉之勢，攻克寶安和東莞。在樟木頭車站，與自閩回師廣東的鄧鏗第一師相會合，一舉完成中山先生所賦予的任務。粵軍回粵，逐走桂系，中山先生任陳炯明爲廣東省主席，命吳鐵城競選香山縣長，榮獲當選，又爲他締造了一項難能可貴的榮譽：吳鐵城是中華民國第一位民選縣長。

他這一任縣長做了八個月，即因陳炯明叛變而離職。十二年元月，滇桂聯軍東下討逆，中山先生又命吳鐵城重作馮婦，出任粵軍討賊軍第一路司令。這位僅習過六個月軍事的方面將帥，居然連戰連捷，偕同

滇桂聯軍大敗陳炯明，進克廣州。經中山先生改任爲廣州市城警衛軍司令、廣東省警務處長兼廣州市公安局長，拱衛京畿的重責大任，全部落在他的肩上。因此，在當年侍同中山先生攝影留念時，吳鐵城便是戎服輝煌，着長馬靴，佩指揮刀，General Wu的大名，在洋人之間也就不脛而走了。

吳鐵城麾下的這一支部隊，在中山先生開府廣州時期，確曾發揮很大的作用。十三年九月中山先生率師北伐，駐節韶關。在廣州把持稅收，坐地自肥的滇桂軍不服調遣。吳鐵城則親率警衛軍兩個團隨軍出發，這兩個團的實力總共只有一千餘人。中山先生以譚延闓爲北伐軍總司令，以吳鐵城爲大本營兼代參軍長。十月十日廣州商團再度謀叛，吳鐵城奉命率部回師平亂，與黃埔學生，部份湘軍、粵軍並肩作戰。由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先總統 蔣公親自指揮，接戰不及半日，即將亂事救平。十四年 中山先生北上，吳鐵城所部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獨立第一師，十五年二月再改爲第十七師，也是俱由吳鐵城担任師長。

牢獄之災四個多月

當時共產黨的推波助瀾，陰謀策動，廣州的左派份子大爲囂張，廣州一地左右兩派明爭暗鬥，事件層出不窮。孫科、吳鐵城、伍朝樞等都是右派的中堅人物。與此同時又有粵軍將領李濟深處心積慮，欲奪廣東地盤，廣州情勢既複雜而又微妙。十五年五月三十日晨，突然有一名憲兵營營長沈毅，率領武裝憲兵，來到廣州廣大路半園，廣州市公安局局長吳鐵城的寓所，出示一紙軍事委員會免除吳鐵城十七師師長一職

，並即予逮捕扣押的命令。對於吳公館裏上下人等來說，何啻晴天霹靂。當時廣州，下令捉拿手握重兵的將領，這還是破題兒第一遭。吳鐵城是忠貞自矢的革命黨員，他一向以紀律爲重，看到命令以後他一語不發，跟着來捕官兵便走，自此開始了他平生僅有的四個月又十天的牢獄之災。

吳鐵城失却自由，下獄之初，被羈押在虎門橫擔砲台，和另一位圖謀不軌有據的川軍總司令熊克武同囚一室。起先他鎮日心煩意亂，爲不可測知的前途命運頗感惴惴，朝夕聆聽獄外傳來的輪船汽笛與驚濤拍岸。可是時日一久，他便釋然於懷，安之如素。因爲他反覆自省檢討，確認自己仰俯無愧於天地，於是他便一切處之泰然了。同年十月十日，他方始獲得釋放，果然中樞依舊屢委要職，倚畀甚殷。先後出任過廣州市黨部執行委員、青年、宣傳、工人各部部长、廣東省建設廳廳長，以致膺命北上，力說東北將領易幟歸向政府，建立不世之勳。

就押虎門砲台四個多月，吳鐵城平時鮮少向人提及。即使有人冒昧相問，他也僅祇付之一笑而已。此一當年驚人鉅案，直至十餘年後，抗戰時期，由於中山日報創辦人朱卓文在該報發表回憶，方告眞象大白，原來，當年有若干右派份子認爲廖仲愷左傾，必欲得之而甘心。其中一位激進派陳瑞，計劃在廣州東山蘇俄顧問鮑羅廷住宅附近行刺廖仲愷。事爲吳鐵城手下的密探所偵悉，吳鐵城立刻打電話給朱卓文，請他警告陳瑞，萬萬不可胡來。朱卓文獲知事機敗露。他給了陳瑞二百元港幣旅費，命陳瑞速赴香港避禍。可是廖仲愷終究遇刺殞命，鮑羅廷及左派份子、中共黨徒立即竭力構煽，誣指吳鐵城亦與刺廖等有關。同時

，粵軍將領之中的李濟琛，也在亟於擺平廣東地盤，吳鐵城拱衛廣州威望素孚，手中掌握得有一個十七師，還有全部警力，因而成爲李濟琛的假想敵。李濟琛也在從中搞鬼，落井下石，這才使吳鐵城蒙此不白之冤。當時中山先生已逝世，國民黨當軸諸公正對鮑羅廷，及共黨、左傾之徒遷就妥協。所以吳鐵城直到十五年十月，蔣總司令親率北伐雄師力克武昌與南昌，右派勢力重新抬頭，方才獲得釋放。

民國十六年三月，國民政府定鼎南京，同時實行清黨。

十六年底寧漢兩府合而爲一，國民黨高揭反共大纛，吳鐵城乃成爲反共陣線上頗爲活躍的一員。由於他一向和孫科比較接近，時人目之爲太子派的巨擘。十八年中山先生奉安大典，吳鐵城和林森、鄭洪年被推舉北上奉迎中山先生靈柩，卜葬南京紫金山之麓，號爲中山陵。

奉派宣慰東北軍民

民國十八年七月蘇俄掀起中東鐵路事件；俄軍猛犯滿洲里，東北軍奮起抵抗，吳鐵城奉派前往宣慰東北軍民。在天寒地凍之際奔走各地，宣達中央匾念之意。他曾應邀在東北大學演說，慷慨激昂的喊出了他一生最著名的警句：

「不到東北，不知中國之大；不知東北之險！」使得在場的三千餘名東北青年，感動得血脈憤張，淚

下沾襟，在東北軍民心目之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。因此，當民國十九年汪精衛、馮玉祥等反叛中央，在北平召開所謂的擴大會議，釀成中原大戰，當時唯東北軍的趨向具舉足輕重之勢。吳鐵城乃又御命入瀋陽，促請張學良表明態度，以釋羣疑。張學良以東北民意爲依歸，將馮玉祥所遣代表薛篤弼等摒諸門外。九月四日張學良拒絕「擴大會議」推其爲僞國府委員，八日擴大會議諸人致電張學良，願以僞政府各部長之半數歸由張氏支配，張學良在吳鐵城的鼓勵之下屹然不爲所動。十五日 蔣主席以海陸空軍統帥名義下達全軍總攻擊令，十八日張學良即發表和平通電，表示竭誠擁護中央。同日「擴大會議」首要就通電下野，一場幾於斷喪國脈的大禍，迅即化弭於無形。及至中樞再派張羣北上，東北軍又大舉入關進入平津，馮玉祥等之叛軍於焉土崩瓦解，風流雲散。

一二八淞滬事變的三個星期以前，吳鐵城奉派爲上海特別市市長。吳鐵城的治事長才至此又得充份發揮，他號召市民，同起抗敵，担負起後方勤務的重任。由於上海軍民的敵愾同仇，通力合作，方克屢挫敵軍凶鋒，使其未能越雷池一步，一月後在英美法使節的斡旋之下宣告停戰。大戰結束，吳鐵城旋即着手市政建設，並以上海市長兼領淞滬警備司令，挑起保衛東南第一線戰略要地的重担。

吳鐵城在大戰之餘喊出了「大上海計劃」的響亮口號，以六百萬元的公債收入，建立大上海市中心區。高樓大廈連雲而起，包括市府大廈、博物館、圖書館、體育館、運動場、醫院、虬江碼頭，以及水電、馬路、市場、公園、學校、衛生所、渡輪等等全部現代化設備。從二十一年到二十二年底，閱偉建築次第

完成。二十三年元旦，上海市政府各機關在萬民歡騰，中外同慶聲中遷入新址辦公。吳鐵城赤手空拳，建設了一座屬於中國人自己的大上海。讓上海五百萬市民，一掃依附租界的恥辱，重見漢官威儀。在當年這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大事。

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，吳鐵城在担任上海市長五年又兩個月後，奉派出任廣東省主席。當時係由林森正任國民政府主席，林森乃於三月二十五日由吳鐵城陪同南下，巡視廣東省政。吳鐵城這一次重返廣州，基於敬恭桑梓之念，本來是很想有一番作爲的。然而，接事方祇三閱月，蘆溝橋變作，中日大戰爆發。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，日軍在大亞灣登陸，二十一日廣州失陷。吳氏在任時間，前後不過一年又半而已。在此一段時期，他除了激勵軍民，支援抗戰以外，畢竟也曾完成了冬耕之督導，一舉解決廣東的糧荒。在建設方面則延展了貫通北江的公路。廣州陷敵後，吳鐵城又曾率領省府人員，遷往粵北連縣繼續辦公。直到民國二十八年春，奉調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海外部部長時爲止。

當時中央海外黨務，係以港澳兩地爲重點。所以吳鐵城就任之初，經常往返於港澳之間。二十九年他奉派爲宣慰專使，代表中央宣慰南洋華僑。他從香港到菲律賓，遍歷爪哇、蘇門答臘、馬來亞、緬甸各地。行蹤三萬餘里，費時五個多月，到過一百三十多個城市，發表了三百餘次講演。三十年春方自南洋返抵國內，馬上就在重慶成立南洋華僑協會，被推舉爲理事長。這便是今日華僑協會總會的前身。與此同期，吳鐵城又深感國民外交之重要，手創中華民國國民外交協會，也被推舉爲理事長。三十二年春，國民外交

協會還在重慶上清寺，建造了一座巍巍大廈，歷年對於東北亞、東南亞各友邦，如韓國、越南、菲律賓等國的愛國志士，多所援助，對於各友邦的復國運動，裨益至鉅。此所以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前夕，吳鐵城在交卸行政院副院長以後，登高一呼，發表他的真知灼見，主張東北亞、東南亞民主國家，亟宜組織人民反共聯合陣線，防止俄國及中共的侵略。然後他以在野之身，分訪日、韓、菲、印尼各國，作國民外交活動，所到之處，無不獲得熱烈的歡迎與一致的共鳴。因此，稱他爲僑務工作、國民外交運動的拓荒者，亞洲反共的先鋒，似乎也並不爲過。

孫科組閣出任副揆

吳鐵城出任中央黨部祕書長，係在三十年五月二日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八次會議中通過。時值抗日戰爭中最艱苦的階段，黨內黨外，暗潮時起，糾紛尤多，時刻需要他爲國民黨總裁排難解紛，分憂代勞。因此，四年以後，國民黨六大大會席上，吳鐵城大聲疾呼：「團結奮鬥！」語重心長，確實是其來有自的。從抗戰期中的黑暗階段，到抗戰勝利復原，吳鐵城的這一任中央黨部祕書長，可謂殫智竭慮，辛酸備嚐。尤其是勝利復員以至行憲前後，他這位中央黨部祕書長參與國共協商，各黨各派之協調，以及黨內黨外同志參加選舉的指導與斡旋，工作之繁重，頭緒之紛復，委實是史無前例的。當年和吳鐵城同爲政治協商代表之一的陳立夫，即曾感慨萬千的說過：

「……無日無夜的開會，舌蔽焦啓的討論。黨內的意見，要不憚辭費的求溝通。黨友的意見，要接納，要讓步。共產黨的意見要爭辯，要駁斥。國際友人的意見要尊重，要解說。直到國民大會開會的前夕，

我和鐵城先生，簡直到了日夜不得休息，身心交瘁的境況。這一段經過，真令人不發感慨系之。」
以上陳立夫所指出者，僅係國民大會開會前夕一小段時期而已。舉一反三，由而可想吳鐵城那一任祕書長，幹得是何等的辛苦。

行憲時期，以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爲始，吳鐵城以衆望所歸，曾由廣東桑梓之地，一致推選爲立法委員。當時，他出任立法院院長的呼聲甚高。可是，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，正值大陸風雨如晦，局勢危急時期，蔣總統提名孫科繼任行政院院長，經由立法院同意，孫科在籌組內閣的時候，第一位延攬入閣的人選，便是吳鐵城。而立法委員正欲擁吳出長立法院，甚至有人殷切勸駕，爲之聲淚俱下，使吳鐵城陷於兩頭爲難的困境。幾經磋商，孫科且曾向蔣總統堅決表示，非吳鐵城同出，否則即不拜命。吳鐵城最後仍還是遵循總裁意旨，恪遵憲法規定，請辭立法委員。於是，十二月二十日，孫科宣佈新內閣已籌組完成，吳鐵城任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。二十四日立法院改選院長，方由童冠賢繼任。

就任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部長以後，吳鐵城因中央黨部祕書長一職，實已無法兼顧，他堅決請辭，並且請准在新祕書長未到職前，由副祕書長鄭彥棻兼代。然而，大陸局勢迅告逆轉，和談之聲響激雲霄。蔣總統預告引退，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，這就是盲目言和，葬送大陸半壁江山的李代總統了。當和談

醞釀時期，吳鐵城迭次參加中樞決策會議，籌商大計，他是竭力反對和談堅持奮戰不屈的一員，他曾在廣州中樞紀念週上憤然而作「唔做衰仔！」的怒吼，激勵國人勿爲共黨所屈，要堂堂正正的反共到底。

功業昭垂寶島長眠

三十八年三月一日，孫科內閣宣佈總辭，立法院通過何應欽將軍組閣。六月十日發表吳鐵城爲行政院政務委員。吳鐵城却以抱病之身，投向另一個反共的戰場，力赴國難。他曾僑寓香港，定居台北，卹蔣總裁之命，僕僕風塵於東北亞與東南亞各地，訪日、訪韓、訪菲、訪印尼。先後與美駐遠東軍統帥麥克阿瑟、菲總統李里諾，以及美國副總統尼克森、州長杜威、「中國之友」參議員諾蘭等相交往，爭取外交與力。三十八年以後的蔣總裁訪韓、訪菲，乃至麥克阿瑟元帥訪華，吳鐵城都是與有力焉的一員。

繼何應欽內閣後的閻錫山戰鬥內閣、陳誠內閣、中國國民黨改造委員會的成立，吳鐵城大有無官一身輕之概。可是，他却在一九四九年到四十二年之間，在台灣恢復了國民外交協會和華僑協會總會，這兩個非常重要的民間團體。以策動國民外交，表現我們真正的民意，籲請世界各愛好民主自由國家的聲援，並且加強海外二千萬華僑的向心力。然後，他再組織中菲、中泰等協會，重組中韓文化協會，致力於促進我國與東北亞、東南亞各國的聯繫。吳鐵城在台北的私人寓所，一時間成爲海內外各界人士的聯絡中心，頗有「座上客常滿，杯中酒不空」之致。不過也正因爲他盡心報國，力疾任事，使他的髙血壓及心臟病宿疾漸

趨嚴重。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，突以心臟病猝發，溘然長逝，得年才六十六歲。

吳鐵城辭世後，蔣總統頒賜「功業昭垂」輓額，海內外人士同深震悼。總統府前祕書長張羣曾以「交情老更親」一語，用表悼念，盛讚吳鐵城說：「他對本黨同志，一切可以寬容假借，惟對於革命的主義和行動，絕不放鬆。他的取人不拘一格，於黨務政務財務警務軍事文史文事有一長的，無不善善從長，優加獎進……或長身嶽立，耳提面命黨國大事，或龍拏虎擲於一室中，對世道人心作獅子吼。或發起凡例，引而不發，誘使各人願意發表各種不同的意見。總想在實談中察知各人的反應與器識，作為匡直輔翼之本。」

但凡和吳鐵老共事或相隨者，莫不以張氏斯語為吳鐵城的蓋棺定評。

吳鐵城在四十二歲之年初度訪問東北，東北軍政首長頗為他的器宇軒昂，翩翩風采而傾倒，尊之為「鐵老」。自茲以後，「鐵老」便成為吳鐵城的代號。這位甫過四十歲即以「鐵老」著稱的吳鐵城，曾在弱冠之年受過六個月的軍訓，但他往後的軍職却異常之顯赫，由總指揮、總司令、師長而參軍長，所以外國人士都稱他為General Wu，又由於他民國初年在美國辦報，用的筆名是吳丹，嗣後他出國旅行使用吳丹這個名字，於是外國友人都叫他吳丹將軍。

吳丹將軍在辛亥那年即已出任九江軍政府外交部長，民國三十八年孫科組閣，他又膺任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，外交部長是他最初和最後的官銜。因此，稱他為將軍外長，誰曰不宜？何況他還是中華民國迄今為止，唯一的一位將軍外長呢。